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漢學師承記

(二)

江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學師承記

(二)

江藩著

國學本堂印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承師學漢  
册二  
著藩江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所刷印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 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

THE SUCCESSION OF HAN SCHOOL.  
BY CHIANG F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 漢學師承記

## 卷五

###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傅，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

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夸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夸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水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十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

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註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苟

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有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蘊中。又字繁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

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義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義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十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夸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屬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木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貸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八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

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稻。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

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

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魯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老年得髀痛疾。臥牀蓆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

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歛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何間紀庶子昫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王猶列國之書爵故

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橈。充也。六經無橈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橈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彼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廢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



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閔百詩。顧景范。胡鵬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武英殿所刊。即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詰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剏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

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慳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

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高廟校刊石經，一日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二卷，盧學士文弼，紀相國昫，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

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闔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章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 卷六

### 盧文弨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景山公之女也。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旣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穀甫婚。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尙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廣東正考官。旋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

易禮注疏。呂氏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蒼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二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中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托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管侍讀學士。緣事罷。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戍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旨減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管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

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遣官賚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管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如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子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大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談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于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

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穀末之軋，明其當作軛，不得與輿人之軋，軋二名溷淆。今字書併軛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兩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釐，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釐，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軛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軛人言軛間，左右名軛之證也。加軛與軛，弓長庇軛，軛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軛之證也。軛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軛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轎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軛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鏃鏃數同。戴君乃曰：鏃之假借字作境，鏃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

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鈺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鈺至鈺。自鈺至舞。斂絜以二。準諸句股。灋鈺間八。鈺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莫詳其制。戴君引椌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帽。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殍。殍之蠶。轉掉也。帽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轡人龍旂烏旛之屬。梓人箕盧。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銳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眇。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撫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間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備。微特事迹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國史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大臣諡述錄。輜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鸞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鈎沉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移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鷄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闡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

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雲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詰訓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日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本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

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關老釋之邪說耳。非關老釋也。關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即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

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真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

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藩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叙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尙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寶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歙人也。

###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除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履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李文藻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又字稟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無歡。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繫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敍其世年。未啖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註。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

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十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合。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遊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臺采於幃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托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行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鈔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紱未懸。孰辦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謀鎗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齧。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



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闋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本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註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闢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口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閩。以爲城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註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土。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噲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

上與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郿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縣祇。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子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稷。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未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菘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枋。東原之壻。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李南礪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菑晚。先世自棗強遷益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歷所至。學宮

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鸞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痴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尙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尙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濟甯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達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臚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崔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卷七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秦州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君鼎受歷算。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歷學。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具筭進呈。稱旨。旋以省親乞歸里。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至密雲。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對曰。皇上此法精妙簡便。臣法不可用。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準。以地上有朦氣差。以人目視之。有卑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即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圓。即得。

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教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嘗召入至淵鑿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御前陳列儀器。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穀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彼矣。乃命厚耀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菜等。克什癸巳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賜帑銀。着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仕。所著書。有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及天文術算諸書。又有春秋長術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一門。爲補杜預長術而作。其凡有四。一曰律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戴堉律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律議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術。古以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律正月朔旦。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律元。三曰律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律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術。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

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術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術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律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貲。喜讀書。著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累試南北闈。不售。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授中書。後十年。始成進士。改主事。旋授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欽命改翰林院編修。君生而頎長。美鬚髯。酒酣耳熱。縱論時事。則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也。不善治生。家事皆委之僕人。坐此貧不能供饘粥。以至責戶剝啄之聲。不絕於耳。而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然後乞假游西安。卒於巡撫畢沅署中。君始爲古文詞。及官京師。與笥河師戴君東原游。乃治經。究心訓故。著有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集十卷。蕺園詩集三

十卷。

賈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年試於秦州病經宿而卒藩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田祖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三千餘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錮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蓋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人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責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襁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塘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妻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

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溘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匱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藏於家。

###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父恂，字子九，號蔗畦。拔貢生，官至安慶府知府，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號松泉。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又好碑版文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有瀟湘聽雨錄二卷，韻岐五卷，松泉集六卷。德量少承家學，勵志肄經，既長，與同郡汪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筇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竝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塘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恹恹。聞更鼓雞犬聲。心忤忤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

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慕。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秀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滌灑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論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鱣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

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饑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士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驗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托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貨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艱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頌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撓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

除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屈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颯顏。盡成臞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尙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

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父世馨。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爲神童。年十六。爲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歡心。體夙清羸。屢遭大故。飯疏食淡。哀毀過情。臥病不起。卒年五十有五。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戴山。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予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也。

鍾襄

鍾襄字保其。一字蔽崖。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相善。共爲經學。且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交游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徐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子弟讀書者必羣起譁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牧乃棄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口暇則誦讀恒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憩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即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君沒後無子婦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詎以上塚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頃婦醒遽入廚取廚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燧

汪光燧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韓懷部郎諱棣與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

生。王光祿西泚。錢詹事竹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莢稗釋一篇。其說曰。孟子五穀章。不如莢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莢稗之草。其實可食。按莢之說。凡五。說文。莢。草名也。爾雅。莖莢。蔞。注云。一名白黃。玉篇。莢。茅始生。又莢桑也。莖莢也。廣韻。莢。秀。詩。靜女章。自牧歸莢。傳云。莢。茅之始生。碩人章。手如柔莢。傳云。如莢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秕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戴侗六書故。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蕒。害稼。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穀者。是也。但莢稗之莢。常爲藟。而非莢。按說文。藟。莢也。爾雅。藟。莢。注云。藟似稗。布地生。穢草。則藟之狀。可識。莊子秋水篇。藟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藟米也。釋文引司馬云。藟米。小米也。李云。藟。草也。則藟之實。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藟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藟稗。釋文作芘。薛。李云。二草名。又云。本又作稗。稗。然爾雅釋文云。藟。又作稗。引莊子云。道在稗。稗。是也。則藟稗。或作稗。稗。或作芘。薛。斷不作莢。稗。是藟莢之藟。不同莖莢之莢。明矣。說文。禾部。無稗字。或缺耳。稗。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木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秕。說文。秕。不成穀也。稗。無秕訓。秕。亦無稗訓。以稗爲秕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稂也。亦無稗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稗。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稗。稂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稗。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榆。莢。

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莢。是藟莢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猶彼女桑。傳云。女桑。莢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亦作莢而不作稊。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莢。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稊亦當作柳莢。而不作柳稊矣。生莢之莢。不得誤爲稊。則稊稗之稊。亦不得訛爲莢。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載。晉蕃夙患哮喘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

###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甯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即能闡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未之見也。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而使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藩問喪禮。往覆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 凌廷堪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熠。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即棄書學。



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饒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修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刊江。爲華氏贅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游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嘗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恒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歙。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卷。肆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澗。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

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碑威。孔輿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鑿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沒。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篋中。攔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割劓。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揚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遂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筍仙館。蓄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歷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

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傳等書。貞吉，名大壯，一字竹廬，甘泉人。昭武將軍之裔也。以世襲起家。官至安徽參將。病廢。回籍。日讀古經注疏。尤精於歷算律呂之學。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人。嘉慶戊午科解元。乙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廣西。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之中。不屑爲世俗之詩文者也。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讀周官經。時有所得。著周禮獻疑七卷。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亦近時有心之士也。

卷八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嗚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即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諭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

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義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歐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冤旣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叢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人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義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即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桂。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宗義。縉紳則推周儀部鏞。大鍼啣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義爲中書舍人。力辭不

就遂南歸。甲申之難。赧王立國。大鉞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義愛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也。遂與吳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義所居之鄉也。宗義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殺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頌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義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宗義軍

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義，拜於牀下。宗義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奭爲內應。會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義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徵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義失兵無援，與尙書吳鍾巒坐舡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歷法而已。宗義之從亡也，母氏尙居故里。章皇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舡，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義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即行翦除。宗義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畧，即宗義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義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義名。捕者益急，宗義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

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義潛至鄞。以計脫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義。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義始奉母返里門。復舉鼓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講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義。慫恿之。宗義次韵。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義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義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爛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義。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義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義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宗義之弟子。宗義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宗義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

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竅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義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托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義性耿直。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義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義曰。姚孝錫嘗什金。元遣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著述。年逾八十。尙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閣若瓌。尙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是書。孟子師說四卷。因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蕺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宏光紀年一卷。龍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記一卷。紹武事紀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痛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曆推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假如一卷。回曆假如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書。又有



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巖紀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詩自著年譜明夸待訪錄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詩曆四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夸留書一卷言王佐之略崑山顧絳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宗義以古文自命有志於明史雖未預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暉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暉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漆濂

之弟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即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炎武兵部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辭不赴。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由嘉禾竄京口。遂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沉之水。恩之婿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懇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

下戊戌。遍游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游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銜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蓋以蒺藜苗佐餐。以子代茗。故有此語。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錫履主館事。以書招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薦之。乃貽書葉學士詵庵。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蓋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蓋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崑山相國元文弟兄。

炎武之甥也。尙書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窳，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水，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潘未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謁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慕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圖學之餘，亦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鷗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曰。記成之後。客有問於子曰。有明一代。困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頹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閣百詩。胡牖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子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客曰。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疎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闢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僞。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啓之。菜瓜祭飲食之人。片藻釋瞽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況若瓌四書釋地。曲護紫陽。牖明

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乎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浪礪灘之上竄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黽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衆當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尙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薰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復响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號唐桂二主併爲竊據續編即欽定明史亦仿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是以祁彪佳熊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祁熊之流也今子不尊聖人至公之心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 經師經義目錄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施，施雠也。孟，孟喜也。梁，梁邱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與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元。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至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家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



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燔。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祖。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謂之穿鑿。謂之邪說哉。蓋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擊陳搏之圖者。如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宗舊旨。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羲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

胡渭撰

易說六卷

惠士奇撰

周易述二十三卷

易漢學八卷

易例二卷

周易本義辨證五卷

惠定宇撰

易述贊二卷

洪榜撰

周易虞氏義九卷

虞氏消息二卷

張惠言撰

易音三卷

顧炎武撰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皐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伐黎。九微子。十卣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

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棠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尙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成有一德九典賈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瓘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暉暉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秘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暉暉傳子逵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叅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叅書者也。是爲古文尙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註亦但解伏生所傳之

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間一引之。如禹貢注引允征。典實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秦誓上。十五秦誓中。十六秦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問命。是爲僞古文尚書。僞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輿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此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叙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欲撰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

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鷺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國朝注尚書者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肅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肅明雖知僞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闢，是以黜之。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闕若璣撰

禹貢錐指二十卷 圖一卷

胡渭撰

古文尚書攷二卷

惠定宇撰

尚書攷辨四卷

宋鑒撰

尚

書後案三十卷

王鳴盛撰

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 尚書經師系表一卷

江長庭撰

###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毓，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元作箋，於是毛傳大行。

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駁王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朋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擊。皆本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國朝崇尚實學。稽古之士崛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鶴齡與同里陳啓源商榷毛詩。啓源又著稽古編三十卷。惠徵君定宇亟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解西方美人。則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藐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語。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與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詩說三卷。惠周揚撰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詩音表一卷。錢坫撰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

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喬。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號后蒼曲臺記。授閩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十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放縱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國朝。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者。皆趨淺顯。而不問古義矣。至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 禘祫說二卷惠定宇撰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 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撰 弁服釋例十卷

任大椿撰 車制考一卷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 監本正誤一卷 石經正誤一卷 張爾岐撰 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 儀禮釋宮譜增註一卷

江永撰 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撰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日追撰 儀禮圖六卷葉惠言撰 禮經釋例十三卷凌廷堪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 明堂大道錄八卷惠定宇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撰

附三禮總義

禮說十四卷惠士奇撰 禮經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 禮箋十卷金榜撰

春秋

孔子作春秋為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三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若若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威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威及翟方進受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達達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為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

母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贏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浸微。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授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麋信。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鶴齡。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震滄之大事表。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爲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值一矐矣。茲不著錄。宋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倣此。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顧炎武撰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馬融撰

春秋長歷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東厚撰左傳

補注六卷。

惠定宇撰

春秋左傳小疏一卷。

沈彤撰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江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章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亾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鄉

黨圖考十卷江永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

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九經古義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古經解鈎沉三

十卷余古撰經讀考異義證口口卷武億撰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拱撰

###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韃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涵撰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撰釋名疏證八卷釋名補遺一卷續釋名一卷江長干撰小學鈞沉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桂馥撰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 附音韻

音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江永撰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洪榜撰

###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淺微魏晉以後典章廢棄即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國朝諸儒蔚起搜討

舊聞。雖樂制云亡。而論音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尋審律。審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誠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

江永撰

律呂考文六卷。

錢塘撰

燕樂考原六卷。

凌廷堪撰

家大人既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於苗。以硤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固不著錄。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人尙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承命鈞繕錄。因不揣禱昧。著其義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既望。男鈞謹識。

# 跋一

古者國家有巡守封禪朝聘燕饗明堂宗廟辟雍之儀天子廣集衆儒講議典禮損益古今之宜推所學以合於世用根底六經憲章四代先王制作之精義可攷而知焉自後儒以讀書爲玩物喪志義理典章區而爲二度數文爲棄若弁髦箋傳注疏束之高閣又其甚者肆其創獲之見著爲一家之言綴王肅之卮詞棄鄭君之輿論末學膚受後世滋惑經學浸微蓋七百年矣國朝漢學昌明超軼前古閣百詩駁僞孔梅定九定歷算胡舛明辨易圖惠定宇述漢易戴東原集諸儒之大成袁然著述顯於當代顯門之學於斯爲盛至若經史詞章金石之學貫穿勃穴靡不通擅則顧寧人導之於前錢曉徵及先君子繼之於後可謂千古一時也若夫矯誣之學震驚耳目舉世沿習罔識其非如汪鈍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詞支離抵牾體例破壞方靈臯以時文爲古文三禮之學等之自鄧以下毛西河肆意譏彈譬如秦楚之無道王白田根據漢宋比諸春秋之調人惡莠亂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吾鄉江先生博覽羣籍通知作者之意聞見日廣義據斯嚴策論經生授受之指輯爲漢學師承記一書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附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橫次傳一篇列於卷後亦足屏後儒擬議規測之見尤可與顧寧人錢曉徵及先君子後先輝映者也喜孫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

命跋尾。不獲固辭。謹以所聞質諸坐右。未識先生以爲知言不也。嘉慶十有七年五月七日後學汪喜孫識。

## 跋二

右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江藩撰。洪惟昭代經學脩明。定鼎之初。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諸先生崛起。遠紹兩漢諸儒之墜緒。篤實淳懿。恪守師法。承先啓後。私淑有人。實宋元明以來所未有。鄭堂特著此書。國朝經師學行出處著撰緒論。搜括靡遺。洵盛業也。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洪北江詩話亦稱其學有師法。珠湖草堂筆記則稱是書極有史家體裁。鄭堂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黎洲居首。而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然如王蘭泉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章立門戶。譏其太邱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斷斷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官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酈生傳。不言其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縱匪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然究爲上下二百

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讀者略其小疵可耳。咸豐甲寅夏五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